

中西温热串解

楊永年
題簽

卷七

風溫病篇
溫熱病篇

南京中医药学会書發

編號 11-85 5/6



中西溫熱串解卷七

閩同安吳錫璜纂述

弟珣甫錫琮加評

男

道卿樹仁

植卿樹萱

金校字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熱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令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

時可不藏精也

雄按喻氏云春夏之病皆起於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

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丹溪謂夏月必獨宿淡味保養金水二藏尤為攝生之儀式焉。

即春必溫病之語亦是就

近指點。總是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

四時六氣之為病矣。

雄按此論冬不藏精。春易病溫之理甚確。惟不知

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氣之溫熱。二家竟未細繹。毋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矣。難經云。傷寒有五。

有傷寒。

雄按麻黃湯證是也。

有中風。

雄按桂枝湯證是也。

有風溫。

雄按冬溫春溫之外受者有熱病。

雄按即暑暍也。

又謂之渴。

有濕溫。

雄按即暑兼濕為病也。亦曰濕熱。

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臟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

雄按仲景本論

治法原有區別。界畫甚嚴。後人不察。罔知所措。多致誤人。茲余輯此專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也。

獨是西北風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

雄按亦不盡然。

東南地界水濕。濕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曖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

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栗冽之嚴寒。是以

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按亦有宜逐者。總須辨證耳。蓋風不

兼寒。即為風火。濕雖化熱。終屬陰邪。雄按濕固陰邪。其兼感熱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自昔仲

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

多而病寒少。雄按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諸法以致

死亡接踵也。悲夫。

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皆為節取。棄瑕錄瑜。皆後倣此。

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咳嗽。煩渴。此風溫

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曖多風。雄按冬曖不藏。故風溫之病。多

必定在冬初也。

故風溫之病。多

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為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渴咳嗽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風

溫敘證也。

雄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為少陰之表也。

再則曰發汗。身

灼熱者。

雄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為少陰之表也。

再則曰發汗。身

之曰。

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

凡此皆誤汗劫液後變見之證。

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

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

劇則如驚癲狀。時瘺癰。若火熏之。一逆尚引

日再逆。促命期。

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

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

非冬春外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為引證原可刪也。然病之內外雖殊。

證之屬溫。則一姑存。之以為後學比例。

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

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

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

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

反此即為逆矣。

用是不辭僭越。

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為

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葉氏已詳論矣。

璜按時行感冒。有氣管枝性。神經性。胃腸性三種。此所謂熱渴咳嗽。即

氣管枝性也。引動內風而驚癇瘓癥即神經性也。誤汗而致熱極生風乃因表藥多上升致引熱以上衝腦髓耳。然春溫冬溫濕溫伏暑不因誤汗而發現神經症者往往而有。蓋由病毒菌傳入延髓患感之後神氣遂不清明近世此症甚多醫者無不誤治。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誠善然桔梗宜少用自注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王士雄曰何西池云辨疫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槩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嗽疫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盛壅逼頻欬頻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疫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火

不上壅。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覓也。

璜按辨痰之寒熱。理解極清。然亦有淡黃堅實。水濯不開。而屬於寒者。予曾患嗽。得此痰。服蔗漿少許而嗽甚。後服六君子湯二劑全愈。故知治病當隨機應變。不宜拘執成法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

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

王士雄曰。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括蒌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廣按議藥取用滑降。於溫咳殊有神效。此與江筆花醫鏡貝母瓜蒌散同義。

風溫變熱
侵襲肺胃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欬嗽煩悶。讏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走竄包絡
即西醫說
所謂熱傷
腦髓也
若燥欲麥
冬即不忌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

王士雄曰。嗽且渴。麥冬未可即授。嫌其滋也。

汪按徐洄溪謂麥冬能滿肺氣非實嗽所宜是也。

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

楊云議藥

細極微芒。讀者不可草草讀過。

璜按此風溫引動木火。比前二症較重。開降泄絡。引使下行。俾熱不上擾。神經實治此症之妙訣。

用藥未當
擬方用銀
花黃連瓜
蔓知母桑
葉杏仁花
粉旋覆清
熱止利兼
除胸痞較
為面面周
到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利。苔黃讞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讞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六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讞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

也。汪按升提亦所不任

王士雄曰。傷寒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者。誤升則邪入肺絡。必喘吼而死。此正同。故溫病多有發

傷寒若大
解照常亦
佳但不宜
早用下法
若急下症
則不在此
例

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豬膚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爍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庵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病日以劇將治未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似是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奚待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

肺胃濕熱
嗽汗白疹
宜於泄濕
方中佐以
清宣化毒

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笮簾漿。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雄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餬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為衆口所讐。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惜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致之也。浦今尚在。因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璜按此所謂氣管枝性。胃腸性之時行感冒也。肺胃鬱熱。自當以下利為熱邪出路。用清泄溫熱。并佐苦藥堅陰。病無不愈。萬無用升泄之理。夢隱改用黃連桑葉銀花清靈切病。泄熱治利。兩擅其長。

風溫症。熱久不愈。放嗽唇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栗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為風瘡。楊云白疹乃肺胃濕熱與脾無涉亦與風無涉。用牛蒡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溼者。風熱之邪與溼熱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汪按前說即白瘡後說即白如枯骨之白瘡也。

王士雄曰。白疹即白瘡也。雖挾濕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荆防之可再表。楊云此溼亦不必用橘皮之燥宜易滑石葦莖通草。楊云精當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咳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荆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九四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汪按方附見九十五

璜按大頭病每隨時疫而發。此症西人謂之血蛇。東醫謂之耳下腺炎。

此症非大
清溫熱兼
養營陰不
效

若於頭面腫處發白泡者尤為危險。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唇腫。氣粗煩躁。舌絳齒板癆。甚至神昏。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斑。間有生者。楊云葛根參俱與證不甚合對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

璜按此即溫邪銷鑠營陰。衝擾腦髓之重熱症。須大劑清營救津。若神犀紫雪。清降腦熱。引使下行。又須頻頻灌之。方足奏效。緩則胃津枯槁。熱勢披猖。馴至不救。

熱深厥深
兼之咽痛
仍須泄熱
通絡清降
為宜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必喘吼而聲如曳鋸。陳氏想未之見耳。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

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是肺病。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

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按前條有營分之重病。此條為氣分之重病。然既厥冷脈伏。則已阻塞脈道。傷及血分矣。血氣均病。心肺行血機關。被其阻碍。傷人最速。此症宜兼用手法以通脈道。須防心停至要至要。

此陽明熱
盛神氣昏
迷之症

風溫症。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精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

泄熱救津

鼻鼾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灼。胃液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按熱邪內逼陽明。上擾神經。精液劫奪。宗筋失潤。致身重難於轉側。

此症已病及腦脊髓矣。此方多服。必津回熱退而神清。然到病轉。身體仍支持不住。亦重症也。

此即西醫所謂熱衝
腦也。初病發癰愈者甚多。若病後則多危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瘺癰。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瘺癰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癰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

王士雄曰。可加元參梔子絲瓜絡。

璜按此症。我國醫者每謂熱盛生內風。其實亦腦髓病也。安腦提神退熱。仍不可少。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憒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知母麥冬。川貝。石菖蒲。蒲公英。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經。

熱入心包
症甚危急
須防內閉
前五條均
風溫中之
重症照法
施治愈者
固多而雙

壞者亦不
少醫者對
於此症切
勿輕言易
治

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

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煙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煙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鬪。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汪按此乃駁香開辛散之法。而別立一法。與本書異。

趣蓋此條當是他人附贊之評語。非本書也。

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

硝六錢。

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

楊云雄黃多而牙硝少。何能勻急濾清。撥如水兩字。錢字必有一誤。

急濾清者於椀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竈家秘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椀

內取出一椀煎木通一錢。

通草三錢。傾入九椀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

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椀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桃二三釐入椀冷與

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椀而愈。

楊云據此用法。當是。

黃一分硝。十救七八。蓋此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每每付之天命。六分也。

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歟。

雄按。煉雄黃法。昉於游官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璜按。此毒入延髓化熱之症。特前條瘓癥。此條昏曇耳。此症用金石通

靈。及芳香提神諸品。愈者甚多。倘熱閉不開。神昏不醒。一二日而斃。死

期何嘗緩耶。

薛生白濕熱病篇

雄按江本吳本俱作濕溫。

璜按。濕為天之六氣。感濕化熱。即六淫皆從火化之義。我國醫學必講六氣。乃歧黃仲景不易之心法也。近世學西醫者。每以我國此學說。為籠統之談。必推究病原菌。方為細切。立論未嘗不精確。不思我國學說亦確有體驗。今試以五日一候。三候一氣。六氣一時。與淮南子之月令。推勘之。動物若蟲魚鳥獸。植物若蔬菜葭葦果實。莫不隨時令而發生。爵化蛤。鼠化鴛。須天時至方能感化。即至一日一夜一時。干支時刻亦確乎其不可易。觀於貓眼子午卯酉為一變。寅申巳亥為一變。辰戌丑